



傷寒論註來蘇集

3

中武9
142
1



門中卷9
142
日大

刻重歲已辛年四政文本

慈溪柯韻伯先生著

傷寒論註來蘇集

清 乾隆丙戌之原本

傷寒來蘇集序

張長沙傷寒論一書為註解者金源以來
亡慮數十家若柯韻伯來蘇集其識卓而
旨明足以津逮乎長沙之源矣蓋韻伯之
編是集原于崑山王氏蕪溪黃氏之說其
意以為長沙之書自叔和撰次其舊不可
復見據長沙有太陽病桂枝證柴胡證等
辭乃宗其義以證名篇方隨附之脉法有



傷寒論序

相合者。以類挿入。首立總綱一篇。至乎可汗不可汗等篇。及六經中可疑者。祇而不取。其不冠傷寒二字者。以為長沙雜病之論也。以余考之。長沙著書之意。不過隨證立方。欲每條詳著。使醫藥勿錯焉耳。蓋隋唐之際。江南諸師。秘惜其書。雖巢元方孫思邈。猶不見完帙。魏徵等修五代史志。誤以為亡。則不絕若線。藏之者。或傳寫草書。

或蠹蝕編斷。中間不能無舛缺。是以書之無定序者。非唯叔和羸之後。之解其書者。斷章摘句。剪綴排纂。以角勝于叔和。惡知反失長沙之舊矣。韻伯是集。亦雖屬于專肆。註解獨出新裁。不苟依樣前人。又著附翼論翼二篇。以述賸義。即於長沙之旨。實多所啓發。近日唐笠山。嘗其立言雖暢。不免穿鑿。然非蒞枕窮年。有講明入理之處。

曷克至此。韻伯曰。仲景沒而岐黃之道莫傳。千載無真醫矣。此愚所以執卷長吁。不能已於註疏也。想見握槩之時。意蔑諸家。眼空千古。其言雖誕。或有不可誣者歟。先君子嚮命及門之徒。付諸重彫。今茲告成。余於是乎揭其大旨。以弁卷端。若夫欲讀長沙之書者。先執是集。而熟玩沈思。則庶乎可以泓流究源。至其編刻失舊。勿以致

誦矣。

昔

文化甲戌菖節識于心跡雙清之堂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翻刻柯氏傷寒論註來蘇集序
傷寒論註來蘇集八卷清柯韻伯所
著。注釋明暢。治法精核。誠足以邇乎
長沙之真源。故葉天士臨證指南序
中亦略稱之矣。而是書舶來甚少。世
人往往傳寫以為帳中之秘。而未公
行天下。真可惜也。今茲筓山侍鑿足

立長雋。欲校刻以嘉惠來學。乃竭力
校正。間有滯義不可通。則時來就予
而商之。頃者長雋又奉本藩侯命。翻
譯西洋產科書。以故不能專力是書
也。遂屬予而再校之。予固陋寡聞。何
足以任是舉。而長雋見勉之甚切。固
不可辭。且予嘗慨何氏之名不顯于

當時。而其書之未廣行于世也。則校
刻是書以傳。亦吾所願也。原夫傷寒
論舊本。漢魏之間。已經散落。晉王叔
和始撰次以理之。上古經方。因以不
墜于地。叔和之功偉矣。自晉逮唐。名
醫輩出。雖或授受長沙之方。而莫能
明傷寒之理者。宋成無己創註解以

行之。傷寒大義。由是始見于世。無已之功。亦偉矣。要之二氏之於長沙。俱為功臣。而後鑿之於二氏。無不皆蒙其澤。以溯長沙。則二氏縱有小失。亦何深議。即如方有執。喻昌。程應旂。王肯堂。周揚俊。錢潢。張思聰。張錫駒。吳儀洛。汪琥。皆議二氏之缺失。或謂和

之撰次。雜以私言。無已註解。隨文順釋。然其為說也。多穿鑿。鮮可采用。柯氏是書。二氏之可從者。從而取之。不可從者。新撰次而註解之。不敢雷同。方喻諸子。而議其缺失也。可謂公正矣。桂山多紀先生。亦每奉此書稱之。於古之為傷寒科者。未嘗有所許可。

特推柯氏以為得長沙神髓。夫先生鴻才碩學。鑿林山斗。而獨推奉柯氏。則世之學長沙者。又何舍是書而他求乎哉。余謹取全部八卷。悉加校正。繕寫既成。因書之以為序。

文化七年冬十有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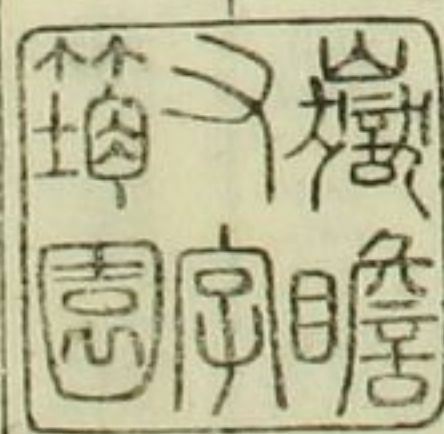
江戸鑿生鈴木素行良知氏撰

傷寒論註序

昔人嘗論注書為難。蓋文章家有輯註。鈎深抉隱。穿鑿而傳會之。於作者本意。固茫乎未得。然自經史以及稗官雜說。金石志乘之文。供我摭摭蒐采。以求合於古人立言之旨。雖夏后之璜。不無徑寸之考。尚不害其為天球和璧也。若醫以療疾。經絡臟腑。形神精氣。變化陰陽。幽微莫測。非於三部九候。深討窮蒐。本我之靈心。啓我之妙悟。而率爾命筆。不獨置前人本旨於雲霧中。其自誤以誤世。不為黃帝岐伯之罪人者。幾希。慈谿柯韻伯先生。夙稱仲景功臣。著傷寒論注論翼二書。明而快。辨

而精磨之文章家左之預選之善莊之向騷之逸乎馬
子驥北拔其亥豕訂其謬舛鏤諸板以行世使海內之
論傷寒者不墮王升和之蒙翳并不惑方中行喻嘉言
之岐說其用心可謂勤矣夫驥北奉慈命注力於靈素
學成應世已為當今盧扁迺年逾古稀精神矍鑠以蒼
顏浩髮之叟能逍遙於風雅翰墨之間匪獨其業之足
傳也其更有得於醫之外者從可知矣嗚呼傷寒一症
所係匪輕一劑誤投神明消滅良可悲已李東垣陶節
菴輩非不辨晰詳明或掠影而剽光或辭煩而理晦旁
門曲徑靡所適從仲景之言雖存仲景之旨幾茂孰若
為河漢否

嶺南 衛廷璞筠園氏拜書



傷寒論註序

余幼失怙奉先慈命棄舉業習醫術謂可養生亦可濟世遂銳志於醫上自靈素下及百家之書探討有年愧未深造獨念傷寒一症生死安危關係甚速仲景先師作傷寒論以垂後世歷年既久未免殘缺再經後人顛倒紛紜茫無頭緒學者無由以入置之高閣至宋成無己始有注釋明方中行條辨於前喻嘉言尚論於後各揮己意自鳴一得然未知盡合仲景之意否也繼獲柯韻伯先生傷寒論注論翼二書立言明徹獨出新裁不落前人窠臼仲景隱而未發之旨抉以表著俾仲景

之精微與妙躍然心目之間實有裨益於斯道不敢自
私因取二書訂其舛訛較其字畫付之剞劂以公同好
表章前賢嘉惠後學不無少助云耳

昔

乾隆乙亥年荷月崑山七十老人馬中驛題



傷寒論註序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尚有存焉者乎曰辭雖存理則亡
矣何以言之曰卜筮始於疇易至京關而岐矣今之所
謂卜筮不知洪也不知疇也醫學始於靈素至扁倉而
岐矣今之所謂醫不知靈素也傷寒始於仲景至劉李
而岐矣今之治傷寒家不知仲景也夫聖人之道至今
不廢者若陶之為器無二範也若匠之削木無二規矩
也本經素問靈樞難經其為經也四仲景因之而論傷
寒猶陶之不離範而匠之循其繩墨也乃繼起者則不
然如朱奉議劉河間張易州李東垣王好古陶節菴輩

相襲而相悖相引而相反辭愈煩而理愈昧譬之於陶以仲景為範而中其式者鮮矣譬之於林以仲景為規矩而合其繩墨者寡矣即有善者猶耳目口鼻各有偏長而不相能也世徒知通三才者為儒而不知不通三才之理者更不可以言醫醫也者非從經史百家探其源流則勿能廣其識非參老莊之要則勿能神其用非徹三藏真諦則勿能究其奧故凡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星辰風雨寒暑山川艸木鳥獸蟲魚遐方異域之物與夫人身之精氣神形藏府陰陽毛髮皮膚血脈筋骨肌肉津液之屬必極其理夫然後可以登岐伯之堂入仲

景之室耳奈何縉紳先生以方術視醫而醫道之晦蝕也久又粗工曲學家自立職人自為書而醫道之離畔又久今業醫者或襲其膚或剽其似冥行以趨貿貿失之誠大道凌夷微言將絕之會乎此韻伯先生所以有傷寒論注之作也先生好學博聞吾輩以大器期之今焚書棄業矢志於岐黃之學此正讀書恥為俗儒業暨耻為庸醫者其內經合璧一書既為岐伯開生面矣今復泮疏傷寒發仲景之精微破諸家之僻見千載迷塗一朝指破豈特為醫林幸哉吾以為天下幸且為後世幸學者先看諸家議論即細閱茲編始知先生慧眼超

越前人耳因筆之簡端以供同志之鑒賞焉虞山友人
李諾楚重氏題

傷寒論註自序

嘗謂胸中有萬卷書筆底無半點塵者始可著書胸中
無半點塵目中無半點塵者纔許作古書注疏夫著書
固難而注疏更難著書者往矣其間幾經兵燹幾番播
遷幾次增刪幾許抄刻亥豕者有之雜偽者有之脫落
者有之錯簡者有之如注疏者著眼則古人之隱旨明
塵句新注疏者失眠非依樣葫蘆則另尋枝葉魚目混
珠砒砒勝玉矣傷寒論一書經外和編次已非仲景之
書仲景之文遺失者多外和之文附會者亦多矣讀是
書者必凝神定志慧眼靜觀逐條細勘逐句研審何者

為仲景言何者是對和筆其間若脫落若倒句與訛字
衍文須一一指破頭令作者真面目見於語言文字間
且其筆法之縱橫詳略不同或互文以見意或並類以
相形可因此而悟彼見微而知著者須一一提醒更令
作者精神見於語言文字之外始可羽翼仲景注疏傷
寒何前此注疏諸家不將仲景書始終理會先後合參
但隨文敷衍故彼此矛盾黑白不辨令砭砭與美璞並
登魚目與夜光同珍前此之疑燈未明繼此之迷塗更
遠學者將何賴焉如三百九十七法之言既不見於仲
景之序文又不見於林氏倡于前成氏程

氏和于後其不足取信王安石道已辨之矣而繼起者猶
瑣瑣於數目即絲毫不差亦何補於古人何功於後學
哉然此猶未為斯道修累也獨怪大青龍湯仲景為傷
寒中風無汗而兼煩躁者說即加味麻黃湯耳而謂其
傷寒見風又謂之傷風見寒因以麻黃湯主寒傷營治
營病而衛不病桂枝湯主風傷衛治衛病而營不病大
青龍主風寒兩傷營衛治營衛俱病三方割據瓜分太
陽之主寒多風少風多寒少種種地足羽翼青龍曲成
三綱鼎立之說巧言黃黃洋洋盈耳此鄭聲所為亂雅
樂也夫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門人人可入而使

之茅塞如此令學者如夜行歧路莫之指歸不深可閱
取且以十存二三之文而謂之全篇手足厥冷之厥混
同兩陰交盡之厥其間差謬何可殫舉揚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醫道之不明不行此其故歟孟子沒而
仲尼之道不傳千載無真儒矣仲景沒而岐黃之道莫
傳千載無真醫矣此愚所以執卷長吁不能已於注疏
也丙午秋校正內經始成尚未出而問世以傷寒為世
所甚重故將仲景書校正而注疏之分篇彙論挈其大
綱詳其細目證因類聚方隨附之倒句訛字悉為改正
異端邪說一切辨明岐伯仲景之隱旨發揮本論各條
之下集成一帙名論法不揣卑鄙敢就正高明倘得片
言首肯亦稍慰夫愚者之千慮云尔慈水柯琴韻伯氏
題時已酉初夏也

凡例

一傷寒論一書自外和編次後仲景原篇不可復見雖
章次混淆猶得尋仲景面目方喻輩各為更定條辨
既中邪魔尚論浸循陋習矣大背仲景之旨琴有志
重編因無所據竊思仲景有太陽證桂枝証柴胡証
等辭乃宗此義以症名篇而以論次第之雖非仲景
編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

一起手先立總綱一篇令人開卷便知傷寒家脈症得
失之大局矣每經各立總綱一篇讀此便知本經之
脈症大略矣每篇各標一症為題看題便知此方之

脈証治法矣

一是編以症為主故彙集六經諸論各以類從其症是某經所重者分別某經如桂枝麻黃等症列太陽梔子承氣等症列陽明之類其有變証化方如從桂枝症更變加減者即附桂枝症後從麻黃症更變加減者附麻黃症後

一升和序例固與仲景本論不合所集脈法其中有關於傷寒者合于某証即採附其間片長可取即得攀龍附驥耳

一六經中有症治疎略全條刪去者如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少陰病下利便膿血桃花湯主之等類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腹痛小便不利與桃花湯主之詳則彼之疎略者可去矣又有脈症各別不相統攝者如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與脈沉而細病身熱足寒等症三條命一論理甚明故合之

一本論每多倒句此古文筆法耳如太陽病血症麻黃湯主之句語意在當發其汗下前輩但據章句次序不審前後文理不顧衄家禁忌竟謂衄後仍當用麻黃解表夫既云衄乃解又云自衄者愈何得陣後與兵衄家不可發汗更有明禁何得再為妄汗令人膠

傷寒論卷一
桂者多即明理者亦多為陶氏所惑故將麻黃桂枝
小青龍等條悉為稱正

一條中有死句者刪之如桂枝症云先發汗不解而復
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須解外則愈何等直提
在外下更加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
等句要知此等繁音不是漢人之筆凡此等口角如
病常自汗出條亦從刪外

一條中有衍文者刪之有訛字者改之有闕字者補之
然必詳本條與上下條有據確乎當增刪改正者直
書之如無所據不敢妄動發明注中以俟高明之定

套

一加減方分兩制度煎法與本方同者于本方下書本
方加某味減某味或一篇數方而後方煎法與前方
同者于方末書煎法同前方中藥味修治同前者如
麻黃去節杏仁去皮之類但不再注附子必炮若有
生用者注之

一可汗不可汗等篇鄙俚固不足取而六經篇中多有
不和附入合于仲景者取之如太陽脈浮動數三陽
明論脾約脈症等條與本論不合無以發明反以滋
惑剔出附後俟識者辨焉

一正文逐句圈斷俱有深意如本論中一字句最多如
 太陽病脈浮頭項強痛六字當作六句讀言脈氣來
 尺寸俱浮頭與項強而痛若脈浮兩字連讀頭項強
 痛而惡寒作一句讀疎略無味則字字讀斷大義先
 明矣如心下溫溫欲吐鬱鬱微煩之類溫溫鬱鬱俱
 不得連讀連讀則失其義矣

傷寒雜病論原序

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
 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
 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
 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
 飾其末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
 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
 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賫百年之壽命持至
 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
 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

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已遇災，值禍身居死地，蒙蒙昧昧，蠢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脉辨症，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

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寸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彷彿。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巫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漢長沙守南陽張機序。

傷寒論註目次

卷一

序 四首

凡例 十一則

張仲景原序 一首

傷寒總論 計十四條

太陽脈証論 十三條

桂枝証上論 二十條

桂枝湯

服桂枝湯法

桂枝方禁 三條

桂枝証下論 十八條

桂枝二麻黃一湯

白虎加人參湯

桂枝加附子湯

桂枝去芍藥生姜人參新加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

桂枝甘草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桂枝人參湯

葛根黃連黃芩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桂枝加芍藥湯

桂枝加大黃湯

茯苓桂枝白朮湯

桂枝加桂湯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甘草乾姜湯

芍藥甘草湯

傷寒論註卷之一

南陽

張機

仲景原文

慈谿

柯琴

韻伯編註

崑山

馬中驊驤北較訂

傷寒總論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

無熱指初得病時不是到底無熱發陰指陽証之陰

非指直中於陰陰陽指寒熱勿鑿分營衛經絡按本論

云太陽病或未發熱或已發熱即是發熱即是發熱惡

寒未發熱即是無熱惡寒斯時頭項強痛已見第陽

傷寒論卷之二
氣閉鬱尚未宣發其惡寒體痛嘔逆脈緊純是陰寒
為病故稱發於陰此太陽病發於陰也又陽明篇云
病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斯時寒邪凝斂身熱惡
熱全然未露但不頭項強痛是知陽明之病發於陰
也推此則少陽往來寒熱但惡寒而脈弦細者亦病
發於陰而三陰之反發熱者便是發於陽矣
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
故也

寒熱者水火之本體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七日合火
之成數六日合水之成數至此則陰陽自和故愈蓋
陰陽五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
死陰若是直中之陰無一陽之生氣安得合六成之
數而愈耶內經曰其死多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
十日以上便死期亦合陰陽之數而愈期不合者皆
治者不如法耳

問曰凡病欲知何時得何時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者
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
夜半愈者以陽得陰則解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
陰得陽則解也

上文論日期合陰陽之數而愈此論愈時於陰陽反

盛時解何也陰盛極而陽生陽盛極而陰生陰陽之相生正陰陽之相得即陰陽之自和也然此指病在
一二日愈者言耳如六七日愈者則六經各以主時
解是又陽主晝而陰主夜矣

問曰脈有陰陽何謂也答曰凡脈浮大滑動數此名陽也脈沉弱澹弦微遲此名陰也

脈有十種陰陽兩分即具五法浮沉是脈體大弱是脈勢滑澹是脈氣動弦是脈形遲數是脈息總是病脈而非平脈也脈有對看法有正看法有反看法有平看法有互看法有徹底看法如有浮即有沉有大

即有弱有滑即有澹有數即有遲合之於病則浮為在表沉為在裏大為有餘弱為不足滑為血多澹為氣少動為搏陽弦為搏陰數為在府遲為在藏此對看法也如浮大滑動數脈氣之有餘者名陽當知其中有陽勝陰病之機沉弱澹弦遲脈氣之不足者名陰當知其中有陰勝陽病之機此正看法也夫陰陽之在天地間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從知隨氣可與期故其始為浮為大為滑為動為數其繼也反沉反弱反澹反弦反遲者是陽消陰長之機其病為進其始也為沉為弱為澹為弦為

遲其繼也微浮微大微滑微動微數者是陽進陰退
之機其病為欲愈此互看法也浮為陽如更兼大動
滑數之陽脈是為純陽必陽盛陰虛之病矣沉為陰
而更兼弱濇弦遲之陰脈是為重陰必陰盛陽虛之
病矣此為平看法如浮而弱浮而濇浮而弦浮而遲
者此陽中有陰其人陽虛而陰氣早伏於陽脈中也
將有亡陽之變當以扶陽為急務矣如沉而大沉而
滑沉而動沉而數者此陰中有陽其人陰虛而陽邪
下陷於陰脈中也將有陰竭之患當以存陰為深慮
矣此為互看法如浮大滑動數之脈體雖不變然始

為有力之強陽終為無力之微陽知陽將絕矣沉弱
濇弦遲之脈雖喜變而為陽如忽然暴見浮大滑動
數之狀是陰極似陽知反照之不长餘燼之易滅也
是謂徹底看法更有真陰真陽之看法所謂陽者胃
腕之陽也脈有胃氣是知不死所謂陰者真藏之脈
也脈見真藏者死然邪氣之來也緊而疾穀氣之來
也徐而和此又不得以遲數定陰陽矣

寸口脈浮為在表沉為在裏數為在府遲為在藏
寸口兼兩手六部而言不專指右寸也上古以三部
九候決死生是徧求法以人迎寸口趺陽辨吉凶是

扼要法自難經獨取寸口并人迎跌陽不參矣然氣口成寸為脈之大會死生吉凶繫焉則內外藏府之診全賴浮沉遲數為大綱耳浮沉是審起伏遲數是察至數浮沉之間遲數寓焉凡脈之不浮不沉而在中不遲不數而五至者謂之平脈是有胃氣可以神求不可以象求也若一見浮沉遲數之象斯為病脈矣浮象在表應病亦為在表浮脈雖有裡証主表其大綱也沉象在裡應病亦為在裡沉脈雖或有表証主裡其大綱也數為陽陽主熱而數有浮沉浮數應表熱沉數應裡熱雖數脈亦有病在藏者然六府為

陽陽脈營其府則主府其大綱也遲為陰陰主寒而遲有浮沉浮遲應表寒沉遲應裡寒雖遲脈多有病在府者然五藏為陰而陰脈營其藏則主藏其大綱也脈狀種種總該括於浮沉遲數然四者之中又以獨浮獨沉獨遲獨數為準則而獨見何部即以何部深求其表裡藏府之所在病無遁情矣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起句用凡字是開講法不是承接法此與上文陰陽脈文同而義則異也陽脈指胃氣言所謂二十五陽者是也五藏之陽和發見故生陰脈指真藏言胃腕

之陽不至於手太陰五藏之真陰發見故死要知上文沉瀆弱弦遲是病脈不是死脈其見於陽病最多若真藏脈至如肝脈中外急心脈堅而搏肺脈大而浮腎脈之如彈石脾脈之如喙距反見有餘之象豈可以陽脈名之若以胃脈為遲真陰為數能不畏人耶

寸脈下不至關為陽絕尺脈上不至關為陰絕此皆不治決死也若計餘命生死之期期以月節尅之也

陰陽升降以關為界陽生於尺而動於寸陰生於寸而動於尺陰陽互根之義也寸脈居上而治陽尺脈生下而治陰上下分司之義也寸脈不至關則陽不生陰是為孤陽陽亦將絕矣尺不至關則陰不生陽是為孤陰陰亦將絕矣要知不至關非脈竟不至是將絕之兆而非竟絕也正示人以可續之機此皆不治言皆因前此失治以至此非言不可治也正欲人急治之意是先一著看法夫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尚有吐法上部無脈下部有脈尚為有根即脈絕不至尚有灸法豈以不至關便為死脈哉看餘命生死句則知治之而有餘命不為月節所尅者多耳此又深一層看法脈以應月每月有節節者月之關也失時

不治則寸脈不至關者遇月建之屬陰必尅陽而死
尺脈不至關者遇月建之陽支則尅陰而死此是決
死期之法若治之得宜則陰得陽而解陽得陰而解
陰陽自和而愈矣

問曰脈欲知病愈未愈者何以別之答曰寸口關上尺
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等雖有寒熱不解者此脈陰
陽為和平雖劇當愈

陰陽和平不是陰陽自和不過是純陰純陽無駁雜
之謂耳究竟是病脈是未愈時寒熱不解之脈雖劇
當愈非言不治自愈正使人知此為陰陽偏勝之病

脈陽劇者當治陽陰劇者當治陰必調其陰陽使其
和平失此不治反加劇矣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躁煩
脈數急者為傳也

太陽主表故寒邪傷人即太陽先受太陽脈浮若見
太陽之浮不兼傷寒之緊即所謂靜也脈靜証亦靜
無嘔逆煩躁可知今又有發熱惡寒頭項強痛不須
七日衰一日自止者正此不傳之謂也若受寒之日
頗有吐意嘔逆之機見矣若見煩躁陽氣重可知矣
脈急數陰陽俱緊之互文傳者即內經人傷於寒而

傳為熱之傳乃太陽之氣生熱而傳於表即發於陽者傳七日之謂非太陽與陽明少陽經絡相傳之謂也欲字若字是審其將然脈之數急是診其已然此因脈定証之法也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

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者是言見症之期非傳經之日也岐伯曰邪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膺背兩脇亦中其經蓋太陽經部位最高故一日發陽明經位次之故二日發少陽經位次之故三日發是氣有高下

病有遠近適其至所為故也夫三陽各受寒邪不必自太陽始諸家言二陽必自太陽傳來者未審斯義耳若傷寒二日當陽明病若不見陽明表証是陽明之熱不傳於表也三日少陽當病不見少陽表証是少陽之熱不傳於表也

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為三陰不受邪也

受寒三日不見三陽表症是其人陽氣沖和不與寒爭寒邪亦不得入故三陽盡不受邪也若陰虛而不能支則三陰受邪氣岐伯曰中於陰者從臂胛始故

三陰各自受寒邪不必陽經傳授所謂太陰四日少陰五日厥陰六日者亦以陰經之高下為見症之期非六經部位以次相傳之日也三陰受邪病為在裡故邪入太陰則腹滿而吐食不下邪入少陰欲吐不吐邪入厥陰飢而不欲食食即吐蚘所以然者邪自陰經入藏藏氣實而不能容則流於府府者胃也入胃則無所復傳故三陰受病已入於府者可下也若胃陽有餘則能食不嘔可預知三陰之不受邪矣蓋三陽皆看陽明之轉旋三陰之不受邪者藉胃為之蔽其外也則胃不特為六經出路而寔為三陰外蔽

矣胃陽盛則寒邪自解胃陽虛則寒邪深入陰經而為患胃陽亡則水漿不入而死要知三陰受邪關係不在太陽而全在陽明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為陽去入陰故也上文論各經自受寒邪此條是論陽邪自表入裡症也凡傷寒發熱至六七日熱退身涼為愈此無大熱則微熱尚存若內無煩躁亦可云表解而不了了矣傷寒一日即見煩躁是陽氣外發之機六七日乃陰陽自和之際反見煩躁是陽邪內陷之兆陰者指裡而言非指三陰也或入太陽之本而熱結膀胱或入

陽明之本而胃中乾燥或入少陽之本而脇下硬滿
或入太陰而暴煩下利或入少陰而口燥舌乾或入
厥陰而心中疼熱皆入陰之謂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
欲再作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舊說傷寒日傳一經六日至厥陰七日再傳太陽八
日再傳陽明謂之再經自此說行而仲景之堂無門
可入矣夫仲景未嘗有日傳一經之說亦未有傳至
三陰而尚頭痛者曰頭痛者是未離太陽可知曰行
則與傳不全曰其經是指本經而非他經矣發於陽

者七日愈是七日乃太陽一經行盡之期不是六經
傳變之日岐伯曰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有明證
也故不曰傳足陽明而曰欲再作經是太陽過經不
解復病陽明而為併病也鍼足陽明之交截其傳路
使邪氣不得再入陽明之經則太陽之餘邪亦散非
歸併陽明使不犯少陽之謂也

本論傳經之說惟見於此蓋陽明經起於鼻頰旁納
太陽之脈故有傳經之義目疼鼻乾是其症也若脚
攣急便非太陽傳經矣陽明經出大指端內側太陽
經出小指端外側經絡不相連接十二經脈足傳手

手傳足陽傳陰陰傳陽與傷寒之六經先陽後陰先
天後少之次第迥別不知太陽傳六經陽明傳少陽
之說何據乎細審仲景轉屬轉係併病合病諸條傳
經之妄不辨自明矣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不了了者餘邪未除也七日表解後復過一候而五
藏元氣始充故十二日精神慧爽而愈此雖舉風家
傷寒槩之矣如太陽七日病衰頭痛少愈曰衰曰少
皆表解而不了了之謂也六經部位有高下故發病
有遲早之不同如陽明二日發八日衰厥陰至六日

發十二日衰則六經皆自七日解而十二日愈矣若

誤治又不在此例

仲景分別六經各經俱有中風傷寒脈症治法并和
時太陽篇存者多而失者少他經存者少而失者多
陽明篇尚有中風脈症二條少陽經只症一條而不
及脈三陰俱有中風欲愈脈俱無中風脈症以傷寒
論為全書不亦疎乎

右論傷寒診病大畧

太陽脈證

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仲景作論大法六經各立病機一條提揭一經綱領
 必擇本經至當之脈症而表章之六經雖各有表症
 惟太陽主表故表症表脈獨太陽得其全如脈浮為
 在表太陽象三陽其脈氣浮而有力與陽明云兼長
 大少陽兼弦細三陰之微浮者不侔矣頭項主一身
 之表太陽經絡營於頭會於項故頭連項而強痛與
 陽明頭項痛少陽頭角痛者少間矣惡寒為病在表
 六經雖各惡寒而太陽應寒水之化故惡寒特甚與

陽明二日自止少陽往來寒熱三陰之內惡寒者懸
殊矣後凡言太陽病者以據此條脉症如脉反沉頭
不痛項不強不惡寒是太陽之變局矣

仲景立六經總綱法與內經熱論不同太陽只重在
表症表脈不重在經絡主病者諸總綱各立門戶其
意可知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

風為陽邪風中太陽兩陽相搏而陰氣衰少陽浮故
熱自發陰弱故汗自出中風惡風類相感也風性散
漫脈應其象故浮而緩若太陽初受病便見如此脈

症即可定其名為中風而非傷寒矣如寒風太厲中
之重者或汗不出而脈反緊其內症必煩躁與下傷
寒之嘔逆有別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
俱緊者名曰傷寒

太陽受病當一二日發故有即發熱者或有至二日
發者蓋寒邪凝斂熱不遽發非若風邪易於發熱耳
然即發熱之遲速則其所稟陽氣之多寡所傷寒
邪之淺深因可知矣然雖有已發未發之不齊而惡
寒體痛嘔逆之症陰陽俱緊之脈先見即可斷為太

陽之傷寒而非中風矣惡寒本太陽本症而此復言者別於中風之惡寒也中風因見風而兼惡寒傷寒則無風而更惡寒矣寒邪外束故體痛寒邪內侵故嘔逆寒則令脉緊陰陽指浮沉而言不專指尺寸也然天寒不甚而傷之輕者亦有身不疼脈浮緩者矣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太陽病而渴是兼少陰矣然太少兩感者必惡寒而且煩滿今不煩滿則不涉少陰反不惡寒則非傷寒而為溫病矣溫病內外皆熱所以別於中風傷寒之惡寒發熱也此條不是發明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

溫之義乃緊言太陽溫病之症如此若以春溫釋之失仲景之旨矣夫太陽一經四時俱能受病不必於冬人之溫病不必因於傷寒且四時俱能病溫不必於春推而廣之則六經俱有溫病非獨太陽一經也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

此正與內經伏寒病溫不同處太陽中暑亦有因於傷寒者雖渴而仍惡寒太陽溫病反不惡寒而渴者是病根不因於寒而因於風發熱者病為在表法當汗解然不惡寒則非麻黃桂枝所宜矣風與溫相搏發汗不如法風去而熱反熾灼熱者兩陽相熏灼轉

屬陽明之兆也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濕痺

上條不惡寒是太陽變症此條脈沉細是太陽變脈
渴是少陰症沉細是少陰脈太陽少陰為表裡故脈
症相似也然濕自內發與外感不同濕傷於下與傷
上者不同故同為太陽受病而脈症與總綱異耳濕
流骨節故疼痛太陽之氣不宣故煩濕氣痺閉而不
行故脈應其象而沉細太陽之脈從風則緩從寒則
緊從濕則細傷上則浮傷下則沉當因症而合脈勿
據脈而斷症如病發熱頭疼脈當浮反沉是表症得
裡脈故謂之反如發汗多因致瘥而沉細與夏月中
暑而弦細花遲皆因症而然不得槩謂之反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巳午為陽中之陽故太陽主之至未上者陽過其度
也人身陰陽上合於天天氣至太陽之時人身太陽
之病得藉其王氣而解此天人感應之理也

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
汗出解也

欲自解便寓不可妄治意諸經皆有煩而太陽更甚
故有發煩及煩更煩復煩內煩等症蓋煩為陽邪內

擾汗為陽氣外發浮為陽盛之脈脈浮則陽自內發故可必其先煩見其煩必當待其有汗勿遽妄投湯劑也汗出則陽勝而寒邪自解矣若煩而不得汗或汗而不解則審脈定症麻黃桂枝青龍隨所施而恰當矣

太陽病不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言未解便有當解意停者相等之謂陽脈微二句承上之詞不得作三段看太陽病陽浮而陰弱是陽強

也今陽脈微即是陰陽俱停病雖未解已是調和之脈其解可知矣脈但浮者為陽盛必先煩而有汗陽脈微者為陽虛必先振慄而汗出振慄是陰津內發之兆汗出是陽氣外發之徵也此陰陽自和而愈可勿藥矣但陰脈微而陽脈仍浮陽氣重可知與風寒初中之脈雖同而熱久汗多津液內竭不得更行桂枝湯亦不得執太陽禁下之定法矣表病亦有因裡寒而不解者須下之而表自解若欲下之有躊躇顧慮之意宜者審定之詞以其胃不調而氣不承故宜之

傷寒論卷一
此條是桂枝湯變局陽已微須其自汗陽尚存當知
調胃以太陽汗多恐轉屬陽明

太陽病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此表裡俱虛其人因致
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裡未和
然後復下之

太陽病只得個表不和初無下症其裡不和多由汗
下倒施而得也表裡俱虛指妄汗下亡津液言其陽
邪仍寔故表裡不解冒者如有物蒙蔽之狀是欲汗
之兆也因妄下後陽氣怫鬱在表汗不得遽出耳待
汗出冒自解然但得個表和其津液兩虛陽已寔於

裡故裡仍未和裡症既得然後下之此雖復下治不
為逆矣

問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脈浮而緊按
之反芤此為本虛故當戰而汗出也其人本虛是以發
戰以脈浮故當汗出而解若脈浮而數按之不芤此人
本不虛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發戰也

戰即振慄之謂治病必求其本本者其人平日稟氣
之虛寔緊者急也與數同而有別蓋有虛寔之分焉
又必按之芤不芤而虛寔之真假畢定

問曰病有不戰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脈自微此

以曾經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內無津液此陰陽自和必自愈故不戰不汗出而解也

內無津液安能作汗戰由汗發無汗故不戰也復用此字須著眼妄治之後內無津液陰陽豈能自和必當調其陰陽不然脈微則為亡陽將轉成陰症矣

問曰傷寒三日脈浮數而微病人身涼和者何也答曰此為欲解也解以夜半脈浮而解者濺然汗出也脈數而解者必能食也脈微而解者必不汗出也

脈而浮數今三日而轉微身初發熱今三日而身涼即傷寒三日少陽脈小為欲愈之義也此傷寒本輕

不須合六七日之期亦不必再求其有汗夜半時陽得陰則餘邪盡解矣此微與前條不同因未曾妄治津液未亡故三日自解陰平陽秘不須汗出也正教久不當妄汗耳

右論太陽脈症大畧

桂枝湯證上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此條是桂枝本證辨症為主合此症即用此湯不必問其為傷寒中風雜病也今人鑿分風寒不知辨症故仲景佳方置之疑窟四症中頭痛是太陽本症頭痛發熱惡風與麻黃症同本方重在汗出汗不出者便非桂枝症

太陽病外証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此條是桂枝本脈明脈為主今人辨脈不明故於症不合傷寒中風雜病皆有外証太陽主表表症咸統

於太陽然必脈浮弱者可用此解外如但浮不弱或浮而緊者便是麻黃症要知本方只主外症之虛者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浙浙惡風翁翁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此太陽中風之桂枝症非謂凡此中風者便當主桂枝也前條脈症是槩風寒雜病而言此條加中風二字其脈其症悉呈風象矣上條言脈浮而弱者從浮見此陽浮者浮而有力此名陽也風為陽邪此浮為風脈陽盛則陰虛沈按之而弱陽浮者因風中

於衛兩陽相搏故熱自發是衛強也陽弱者因風中於營血脈不寧故汗自出是營弱也兩自字便見風邪之迅發嗇嗇欲閉之狀浙浙欲開之狀翁翁難開難閉之狀雖風寒熱三氣交呈於皮毛而動象是中風所由然也風之體在動風之用在聲風自皮毛入肺自肺出鼻鼻息不和則鳴此聲之見於外者然也風淫於內木動土虛胃氣不和故嘔而無物此聲之出於內者然也乾嘔是風侵胃府鼻鳴是風襲陽明而稱太陽者以頭項強痛故耳亦以見太陽為三陽陽過其度矣

傷寒論卷一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

前條治中風之始此條治中風之變桂枝湯者取三升初服者先服一升也却與者盡其二升也熱鬱於心胸者謂之煩發於皮肉者謂之熱麻黃症發熱無汗熱全在表桂枝症發熱汗出便見內煩服湯反煩而外熱不解非桂枝湯不當用也以外感之風邪重內之陽氣亦重耳風邪本自項入必刺風池風府疏通來路以出其邪仍與桂枝湯以和營衛內經曰表裡刺之服之飲湯此法是矣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主之

此釋中風汗出之義見桂枝湯為調和營衛而設營者陰也衛者陽也陰弱不能藏陽強不能密故汗出形作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譫語弱者發熱脈浮解之當汗出而愈

形作傷寒見惡寒體痛嘔逆脈當弦緊而反浮弱其本虛可知此東垣所云勞倦內傷症也夫脈弱者陰不足陽氣陷於陰分必渴渴者液虛故也若以惡寒而用火攻津液亡必胃寔而譫語然脈雖弱而發熱

身痛不休，宜消息和解其外，諒非麻黃所宜，必桂枝湯，啜熱稀粥，汗出則愈矣。此為夾虛傷寒之症。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

前條解傷寒之初，此條輯傷寒之後。前條因虛寒，此條因餘熱衛解而營未解，故用桂枝更汗也。可知桂枝湯主風傷衛，治風而不治寒之謬矣。浮弱是桂枝脈，浮數是麻黃脈。仲景見麻黃脈症，即用麻黃湯。見桂枝脈症，即用桂枝湯。此不更進麻黃而却與桂枝者，蓋發汗而解，則麻黃症已罷。脈浮數者，因內煩而

然，不得仍認麻黃湯脈矣。麻黃湯純陽之劑，不可以治煩。桂枝湯內配芍藥，稟安營氣，正以治煩也。且此煩因汗後所致，若再用麻黃發汗，汗從何來，必用啜熱粥法，始得汗。桂枝湯本治煩，服桂枝湯後，外熱不解，而內熱更甚，彼曰：「反煩。」麻黃症本不煩，服湯汗出，外熱初解，而內熱又發，故曰：「復煩。」凡曰：「麻黃湯主之。」桂枝湯主之者，定法也。服桂枝不解，仍與桂枝汗解。後復煩，更用桂枝者，活法也。服麻黃復煩者，可更用桂枝。用桂枝復煩者，不得更用麻黃。且麻黃脈症，但可用桂枝更汗，不可先用桂枝發汗。此又活法中定

法矣前二條論治中風此二條論治傷寒後二條論治雜病見桂枝方之大用如此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藏無他病知病只在形軀發熱有時則汗出亦有時不若外感者發熱汗出不休也內經曰陰虛者陽必

奏之故時熱汗出耳未發熱時陽猶在衛用桂枝湯發稀熱粥先發其汗使陰出之陽穀氣內充而衛陽

不復陷是迎而奪之令精勝而邪却也病常自汗出者此為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

不共營氣和諧故耳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發熱時汗便出者其營氣不足因陽邪下陷陰不勝陽故汗自出也此無熱而常自汗者其營氣本足因

陽氣不固不能衛外故汗自出當乘其汗正出時用桂枝湯發稀熱粥是陽不足者溫之以氣食入於陰

氣長於陽也陽氣普遍便能衛外而為固汗不復出矣和者平也諧者合也不和見衛強不諧見營弱弱

則不能合強則不能密皆令自汗但以有熱無熱別之以時出常出辨之總以桂枝湯發熱粥汗之

上條發熱汗出便可用桂枝湯見不必頭痛惡風俱備此只自汗一症即不發熱者亦用之更見桂枝方於自汗為親切耳

太陽病外症未解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

外症初起有麻黃桂枝之分如當解未解時惟桂枝湯可用故桂枝湯為傷寒中風雜病解外之總方凡脈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咸得而主之也即陽明病脈遲汗出多者宜之太陰病脈浮者亦宜之則知諸經外症之虛者咸得同太陽未解之治法又可見

桂枝湯不專為太陽用矣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

誤下後而脈仍浮可知表症未解陽邪未陷只宜桂枝湯解外勿以脈浮仍用麻黃湯也下後仍可用桂枝湯乃見桂枝方之力量矣

太陽病下之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得與之

氣上衝者陽氣有餘也故外雖不解亦不內陷仍與桂枝湯汗之上衝者因而外解矣○上條論下後未

傷寒論卷之二十一
解脈此條論下後未解症互相發明更進桂枝之義
○用前法是啜稀熱粥法與後文依前法如前法同
若謂湯中加下藥大謬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裡
後清便自調身體痛者急當救表救裡宜四逆湯救表
宜桂枝湯

寒邪在表而妄下之移寒於脾下利不止繼見完穀
胃陽已亡矣身疼未除是表裡皆困然猶幸此表邪
之未除裡邪有可救之機凡病從外來當先解外此
裡症既急當舍表而救裡四逆湯自不容緩裡症既

差表症仍在救表示不容緩矣身疼本麻黃症而下
黃利清穀其腠理之疎可知必桂枝湯和營衛而痛自
解故不曰攻而仍曰救救表仍合和中也溫中之後
仍可用桂枝湯其神乎神矣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裡乃攻其表溫裡宜
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下利而腹尚脹滿其中即伏清穀之機先溫其裡不
待其急而始救也裡和而表不解可專治其表故不
曰救而仍曰攻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

和之

吐利是藏府不和，非桂枝湯所治。止後而身痛不休，是營衛不和，非麻黃湯所宜。和解其外，惟有桂枝一法。消息其宜，更有小與之法也。蓋脈浮數，身疼痛，本麻黃之任，而在汗下後，則反屬桂枝。是又桂枝之變脈變症，而非復麻黃之本症本脈矣。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心下痞是誤下後裡症惡寒，是汗後未解症裡寒表

虛內外俱病皆因汗下倒施所致。表裡交持仍當遵先表後裡先汗後下正法。蓋惡寒之表甚於身疼心下之痞輕於清穀與救急之法不同。此四條是有表裡症，非桂枝本病，亦非桂枝壞病。仲景治有表裡症，有兩解表裡者，有只解表而裡自和者，有只和裡而表自解者，與此先救裡後救表先解表後攻裡遂成五法。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大便閉者，知不在裡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宜桂枝湯。

傷寒論卷一
此辨太陽陽明之法也。太陽主表，頭痛為主。陽明主裡，不大便為主。然陽明亦有頭痛者，濁氣上沖也。太陽亦有不大便者，陽氣太重也。六七日，是解病之期。七日来仍不大便，病為在裡，則頭痛身熱屬陽明。外不解，由於內不通也。下之，裡和而表自解矣。若大便自去，則頭痛身熱病為在表，仍是太陽。宜桂枝汗之。若汗後熱退而頭痛不除，陽邪盛於陽位也。陽絡受傷，故知必衄。衄乃解矣。○本條當有汗出症，故合用桂枝承氣。有熱當作身熱。大便圍從宋本訂正。恰合不大便句。見他本作小便清者，謬。宜桂枝句，直接發

汗來，不是用桂枝。止衄亦非用在已衄後也。讀者勿以詞害義可耳。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可嘔，圍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為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吐更下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合半湯。

八九日是當解未解之時，寒熱如瘧，是虛寔互有之症。太陽以陽為主，熱多寒少是主勝客負，有將解之兆矣。若其人不嘔，是胃無邪，圍便是胃不寔，脈微緩

傷寒論卷一
是有胃氣應不轉屬陽明一日二三度發是邪無可
容之地正勝邪却可弗藥也若其人熱雖多而脈甚
微無和緩之意是陰弱而發熱寒雖少而惡之更甚
是陽虛而惡寒陰陽俱虛當調其陰陽勿妄治以虛
其虛也若其人熱多寒少而面色緣緣正赤者是陽
氣怫鬱在表不得越當汗不汗其身必痒八九日來
正氣已虛表邪未解不可發汗又不可不汗故立此
法
諸本俱是各半今依宋本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

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本論無越婢症亦無越婢方不知何所取義竊謂其
二字必誤也

此熱多是指發熱不是內熱無陽是陽已虛而陰不
虛不煩不躁何得妄用石膏觀麻黃桂枝合半桂枝
二麻黃一二方皆當汗之症此言不可發汗何得妄
用麻黃凡讀古人書須傳信闕疑不可文飾况為性
命所關者乎且此等脈症最多無陽不可發汗便是
仲景法旨柴胡桂枝湯乃是仲景佳方若不頭項強
痛並不須合桂枝矣讀書無目至於病人無命愚故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

症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

微惡寒便是寒少煩疼只在四肢骨節間此身疼腰痛稍輕此外症將解而未去之時也微嘔是喜嘔之兆支結是痞滿之始即陽微結之謂是半在表半在裡也外症微故取桂枝之半內症微故取柴胡之半雖不及脈而微弱可知發熱而煩則熱多可知仲景製此輕劑以和解便見無陽不可發汗用麻黃石羔之謬矣

桂枝湯

桂枝二兩 去皮

芍藥二兩

甘草二兩

炙

生姜一兩

大棗十二枚

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以助藥力

此為仲景群方之冠乃滋陰和陽調和營衛解肌發汗之總方也桂枝赤色通心溫能扶陽散寒甘能益氣生血辛能解散風邪內輔君主發心液而為汗故麻葛青龍凡發汗禦寒咸賴之惟桂枝湯不用麻黃麻黃湯不可無桂枝也本方皆辛甘發散惟芍藥之

傷寒論桂枝湯證上

酸苦微寒能益陰斂血內和營氣故能發汗而止汗
先輩言無汗不得服桂枝湯正以中有芍藥能止汗
也芍藥之功本在止煩煩止汗亦止故反煩更煩與
心悸而煩者咸賴之若倍加芍藥即建中之劑非發
汗之劑矣是方用桂枝發汗即用芍藥止汗生姜之
辛佐桂以解肌大棗之甘助芍以和裡陰陽表裡並
行而不悖是剛柔相濟以為和也甘草甘平有安內
攘外之能以調和氣血者即以調和表裡且以調
和諸藥矣而精義又在啜熱稀粥蓋穀氣內充則外
邪不復入餘邪不復留方之妙用又如此故用之發
汗不至於亡陽用之止汗不至於貽患今醫凡遇發
熱不論虛寔便禁穀食是何知仲景之心法而有七
方之精義者哉

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漉漉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
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
汗已遍身則邪從汗解此汗生於穀正所以調和營
衛濡腠理充肌肉澤皮毛者也令如水流漓使陰不
藏精精不勝則邪不却故病不除世醫只知大發其
汗即芍藥亦不敢用汗後再汗豈不誤人
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

三服盡

前自汗乃衛中邪汗服湯後反無汗是衛分之邪汗已盡但穀氣未充精氣未敷於營分耳依前法便精勝而邪却藥勢促則病除矣

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症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

言病重者藥必倍之一日一夜當作二服病在即促後服勿使間斷便服至三劑無妨蓋桂枝湯是調和營衛與麻黃湯專於發表不同故可重湯疊劑以汗之不必慮其亡陽也若施之他方則誤矣

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凡服藥便當禁此因桂枝為首方故錄其後○每見病家禁其穀味反與麥飲豈非大悖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

解肌者解肌肉之汗也皮膚之汗自出故不用麻黃若脈浮緊是麻黃湯脈汗不出是麻黃湯症桂枝湯無麻黃開腠理而泄皮膚有芍藥斂陰津而制辛熱恐邪氣凝結不能外解勢必內攻為害滋大耳故可寧告戒如此

桂枝之去其皮去其粗皮也正合解肌之義味者有去肌取骨之可矣

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平素好酒濕熱在中故得甘必嘔仲景用方慎重如此言外當知有葛根連芩以解肌之法矣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桂枝湯不特酒客當禁凡熱滯于內者用甘溫辛熱以助其陽不能解肌反能湧越熱勢所過致傷陽絡則吐膿血可必也所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者以此右論桂枝湯十六條憑脈辨症詳且悉矣方後更制

複方大詳服法示人以當用詳藥禁方示人以不當用仲景苦心如此讀者須知其因脈症而立方不特為傷寒中風設亦不拘於一經故有桂枝症柴胡症等語

桂枝湯證下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可與也觀其脈症知犯何逆隨症治之
 內經曰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汗不解者須當更汗吐下溫鍼之法非太陽所宜而三日中亦非吐下之時也治之不當故病仍不解壞病者即變症也若誤汗則有遂漏不止心下悸臍下悸等症妄吐則有飢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等症妄下則有結胸痞硬協熱下利腹滿清穀等症火逆則有發黃圍血亡陽奔豚等症是桂枝症已罷故不可更行桂枝湯也

桂枝湯證下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可與也觀其脈症知犯何逆隨症治之內經曰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汗不解者須當更汗吐下溫鍼之法非太陽所宜而三日中亦非吐下之時也治之不當故病仍不解壞病者即變症也若誤汗則有遂漏不止心下悸臍下悸等症妄吐則有飢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等症妄下則有結胸痞硬協熱下利腹滿清穀等症火逆則有發黃圍血亡陽奔豚等症是桂枝症已罷故不可更行桂枝湯也

傷寒論卷一
桂枝以五味成方減一增一便非桂枝湯非謂桂枝
竟不可用下文皆隨症治逆法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
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服桂枝湯取微似有汗者佳若大汗出病必不除矣
然服桂枝後大汗仍可用之更汗非若麻黃之不可
復用也即大汗出後脈洪大大煩渴是陽邪內陷不
是汗多亡陽此大汗未止內不煩渴是病猶在表桂
枝症未罷當仍與之乘其勢而更汗之汗自藜藜邪
不留矣是法也可以發汗汗生于穀也即可以止汗

精勝而邪却也若不用此法使風寒乘汗客于玄府
必復惡寒發熱如瘧狀然瘧發作有時日不再發此
則風氣留其處故日再發耳必倍加桂枝以解肌少
與麻黃以開表所謂奇之不去則偶之也此又服桂
枝後少加麻黃之一法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
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太陽固當汗若不取微似有汗而發之太過陽氣無
所止息而汗出不止矣汗多亡陽玄府不閉風乘虛
入故復惡風汗多于表津弱于裡故小便難四肢者

諸陽之本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故筋急而屈伸不利也此離中陽虛不能攝水當用桂枝以補心陽陽密則漏汗自止矣坎中陽虛不能行水必加附子以回腎陽陽歸則小便自利矣內外調和則惡風自罷而手足便利矣

漏不止與大汗出同若無他變症仍與桂枝湯若形如瘧是玄府反閉故加麻黃此玄府不閉故加附子若大汗出後而大煩渴是陽陷于內急當滋陰故用白虎加人參湯此漏不止而小便難四肢不利是陽亡于外急當扶陽此發汗雖不言何物其為麻黃湯

人參胃氣未傷不須白朮胃中不寒故不用乾姜此溫厚和平之劑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發汗後反惡寒裡虛也表雖不解急當救裡若反與桂枝攻表此誤也故于桂枝湯去桂姜棗加附子以溫經散寒助芍藥甘草以和中耳

脚攣急與芍藥甘草湯本治陰虛此陰陽俱虛故加附子皆仲景治裡不治表之義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汗多則心液虛心氣餒故悸又手自冒則外有所衛
得按則內有所憑則望之而知其虛矣桂枝為君獨
任甘草為佐去姜之辛散棗之沉滯并不用芍藥不
藉其酸收且不欲其苦泄甘溫相得氣血和而悸自
平與心中煩心下有水氣而悸者迥別

發汗後其入臍下悸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主之

心下悸欲按者心氣虛臍下悸者腎水乘火而上尅
豚為水畜奔則昂首疾馳酷肖水勢上干之象然水
勢尚在下焦欲作奔豚尚未發也當先其時而治之

茯苓以伐腎邪桂枝以保心氣甘草大棗培土以制
水甘瀾水狀似奔豚而性則柔弱故名勞水用以先
下煮茯苓取其下伐腎邪一惟趨下也本方取味皆下
以畏其泛耳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暈心痛翁翁發熱無汗心下滿
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小便
利則愈

汗出不徹而遽下之心下之水氣凝結故反無汗而
外不解心下滿而微痛也然病根在心下而病機在
膀胱若小便利病為在表仍當發汗如小便不利病

為在裡是太陽之本病而非桂枝症未罷也故去桂枝而君以苓朮則姜芍即散邪行水之法佐甘棗效培土利水之功此水結中焦只可利而不可散所以與小青龍五苓散不同法但得膀胱水去而太陽表裡症悉除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

太陽病二三日不得卧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

不得卧但欲起在二三日似乎與陽明併病必心下有結故作此狀然結而不硬脈微弱而不浮大此其

人素有久寒宿飲結于心下非亡津液而胃家寔也與小青龍以逐水氣而反下之表寔裡虛當利不止若利自止者是太陽之熱入與心下之水氣交持不散必作結胸矣若利未止者裡既已虛表尚未解互葛根湯五苓散葦醫以心下結為病不盡而復下之表熱裡寒不解此協熱利所由來也

太陽病外症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裡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上條論協熱之因此明下利之治也外熱未除是表不解利下不止是裡不解此之謂有表裡症然病根

在心下非辛熱何能化痞而軟硬非甘溫無以止利而解表故用桂枝甘草為君佐以乾姜參朮先煎四物後內桂枝使和中之力饒而解肌之氣銳于以奏雙解表裡之功又一新加法也

太陽病桂枝証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桂枝証上復冠太陽見諸經皆有桂枝証是桂枝不獨為太陽設矣葛根豈獨為陽明藥乎桂枝証脈本弱誤下後而反促者陽氣重故也邪束於表陽擾於內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所謂暴注下迫皆屬於

熱與脈弱而協熱下利不同此微熱在表而大熱入裡固非桂枝為藥所能和厚朴杏仁所宜加矣故君葛根之輕清以解肌佐連芩之苦寒以清裡甘草之甘平以和中喘自除而利自止脈自舒而表自解與補中逐邪之法迥別○上條脈証是陽虛此條脈証是陽盛上條表熱裡寒此條表裡俱熱上條表裡俱虛此條表裡俱寔同一協熱利同是表裡不解而寒熱虛寔攻補不同補中亦能解表亦能除痞寒中亦能解表亦能止利神化極矣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

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促為陽脈胸滿為陽症然陽盛則促陽虛亦促陽盛則胸滿陽虛亦胸滿此下後脈促而不汗出胸滿而不喘非陽盛也是寒邪內結將作結胸之脈桂枝湯陽中有陰去芍藥之酸寒則陰氣流行而邪自不結即扶陽之劑矣若微惡寒則陰氣凝聚恐姜桂之力不能散必加附子之辛熱仲景於桂枝湯一加一減遂成三法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仁佳

喘為麻黃症治喘者功在杏仁此妄下後表雖不解腠理已疎故不宜麻黃而宜桂枝桂枝湯中有芍藥若但加杏仁喘雖微恐不勝任復加厚朴以佐之喘隨汗解矣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太寔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腹滿時痛因於下後是陽邪轉屬非太陰本病表症未罷故仍用桂枝湯解外滿痛既見故倍加芍藥以和裡此病本於陽故用陰以和陽若因下後而腹大寔痛是太陽轉屬陽明而胃寔尚未離乎太陽此之

傷寒論卷一
謂有表裡症仍用桂枝湯加大黃以除寔痛此雙解
表裡法也凡妄下必傷胃氣胃氣虛則陽邪襲陰故
轉屬太陰胃氣寔則兩陽相搏故轉屬陽明太陰則
滿痛不寔陰道虛也陽明則大寔而痛陽道寔也滿
而時痛下利之兆大寔而痛是燥屎之徵桂枝加芍
藥即建中之方桂枝加大黃即調胃之劑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
緊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主之

傷寒初起正互發表吐下非法也然吐下後不轉屬

太陰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陽氣內擾也起則頭眩
表陽虛也若脈浮者可與桂枝湯如前法今脈沉緊
是為在裡反發汗以攻表經絡更虛故一身振搖也
此大諸緊為寒而指下須當深辨浮沉俱緊者傷寒初
起之本脈也浮緊而沉不緊者中風脈也若下後結
胸熱寔而脈沉緊便不得謂之裡寒此吐下後而氣
上衝者更非裡寒之脈矣蓋緊者弦之別名弦如弓
弦言緊之體緊如轉索謂弦之用故弦緊二字可以
並稱亦可互見浮而緊者名弦是風邪外傷此沉緊
之弦是木邪內發觀厥陰為病氣上撞心正可為此

傷寒論卷一
症發明也吐下後胃中空虛木邪為患故君茯苓以清胸中之肺氣而治節出用桂枝散心下之逆滿而君主安白朮培既傷之胃土而元氣復佐甘草以調和氣血而營衛以行頭自不眩身自不搖矣若遇粗工鮮不認為真武症

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小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寒氣不能外散發為赤核是奔豚之兆也從小腹衝心是奔豚之氣象也此陽氣不舒陰氣反勝必灸其核以散寒邪服桂枝以補心氣更加桂者不特益火

之陽且以制木邪而逐水氣耳○前條發汗後臍下悸是水邪欲乘虛而犯心故君茯苓以正治之則奔豚自不發此表寒未解而小腹氣冲是木邪挾水氣以凌心故于桂枝湯倍加桂以平肝氣而奔豚自除前在裡而未發此在表而已發故治有不同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蛎救逆湯主之
傷寒者寒傷君主之陽也以火迫劫汗并亡離中之陰此為火逆矣妄汗亡陰而曰亡陽者心為陽中之太陽故心之液為陽之汗也驚狂者神明擾亂也陰

不藏精驚發於內陽不能固狂發於外起卧不安者起則狂卧則驚也凡發熱自汗者是心液不收桂枝方用芍藥是酸以收之也此因迫汗津液既亡無液可飲故去芍藥加龍骨者取其鹹以補心重以鎮怯瀼以固脫故曰救逆也且去芍藥之酸則肝家得辛甘之補加牡蛎之鹹腎家有既濟之力此虛則補母之法又五行承制之妙理也蜀漆不見本草未詳何物設云常山苗則謬

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蛎湯主之三番誤治陰陽俱虛竭矣煩躁者驚狂之漸起卧不

安之象也急用此方以安神救逆

○右論桂枝壞病十八條凡壞病不屬桂枝者見各症中

○桂枝症附方

桂枝二麻黃一湯

本桂枝湯二分麻黃湯一分合為二升分再服後人合一方失仲景異道同歸之活法

白虎加人參湯

石羔碎 一斤

甘草 二兩

粳米 六合

人參 三兩

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枝加附子湯

本方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煎服不須噉粥

桂枝去芍藥生姜新加入參湯

本方去芍藥生姜加入參三兩

芍藥甘草附子湯

芍藥 甘草炙各二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水五升煮一升五合分溫三服

桂枝甘草湯

桂枝四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水二升煮一升頓服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茯苓半斤 桂枝四兩去皮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以甘瀾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三升溫服

一升日三服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芍藥 生姜 白朮

茯苓各三兩 甘草炙二兩 大棗十二枚

水八升煮三升溫服一升

桂枝人參湯

桂枝 四兩

人參 四兩

甘草 四兩

白朮 三兩

乾姜 五兩

桂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煮三升溫服日再服夜一服

葛根黃連黃芩湯

葛根 半斤

黃連 三兩

黃芩 三兩

甘草 二兩

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二服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 四兩

生姜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附子 三枚

水六升煮二升分溫三服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本方加厚朴 二兩

杏仁 五十枚

水七升微火煮三升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桂枝加芍藥湯

本方加芍藥 三兩

桂枝加大黃湯

本方加大黃 二兩芍藥 三兩

按論中無芍藥疑誤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茯苓 四兩

桂枝 三兩

白朮

甘草 炙各二兩

水六升煮三升分溫三服

桂枝加桂湯

本方加桂枝二兩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桂枝

蜀漆

生姜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龍骨 四兩

牡蠣 五兩

水一斗二升煮蜀漆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溫服一

升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桂枝 一兩

甘草 炙

龍骨

牡蠣 熬各二兩

水五升煮二升半溫服八合

○右方共一十八首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

作甘草乾姜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

此非桂枝症而形似桂枝症砭砭類玉大宜著眼處桂枝症以自汗出為提綱然除頭痛發熱惡寒惡風及鼻鳴乾嘔外有一件不合桂枝者即不得以自汗出為主張矣此條中脚攣急一件不合桂枝症便當於自汗於不合處推求而自汗出是合桂枝症便當於自汗出處推求太陽有自汗症陽明亦有自汗症則心煩微惡寒是陽明表症小便數脚攣急是陽明裡症便

當認為陽明傷寒而非太陽中風矣然症不在表不當用桂枝症不在裡不當用承氣湯症在半表半裡法當去桂枝姜棗之散而在芍藥甘草之和矣芍藥酸寒用以止煩欬自汗而利小便甘草甘平用以瀉心散微寒而緩攣急斯合乎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之法也反用桂枝湯攻汗津液越出汗多亡陽脚攣急者因而厥逆矣咽乾煩躁吐逆皆因胃陽外亡所致必甘草乾姜湯救桂枝之誤而先復其胃腕之陽陽復則厥愈而足溫矣變症雖除而芍藥甘草之症未罷必更行芍藥甘草湯滋其陰而脚即伸矣或胃寔

傷寒論卷一 桂枝湯證下

而詰語是姜桂遺熱所致也少與調胃承氣和之伏
 硝黃以對待乎姜桂仍不失陽明燥化之若法耳
 問曰六經皆始於足脚攣急獨歸陽明者何曰陽明
 乃血所生病血虛則筋急且攣急為燥症燥化又屬
 陽明故也曰太陽主筋所生病非太陽乎曰太陽脈
 盛於背故背中脈太陽居其四行陽明脈盛於足故
 兩足脈陽明居其六行內經曰身重難以行者胃脈
 在足也是脚攣當屬陽明矣故頭痛項背強腰脊強
 凡身以後者屬太陽頸動几几脚攣急凡身以前者
 屬陽明即如痙病項強急時頭熱獨頭搖卒口噤背

反張者太陽也胸滿口噤卧不著席必齧齒脚攣急
 者陽明也愚謂仲景雜病論亦應分六經者此類是
 與
 自汗心煩惡寒皆陽虛症獨以脚攣急認是陰虛咽
 乾煩躁皆陽盛症獨以厥認為亡陽獨處葢奸惟仲
 景獨能看破
 曰反與曰少與是用成方曰作曰更作是制新方兩
 若字有不必然意

甘草乾姜湯

炙甘草 四兩

乾姜 二兩

水三升，煮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芍藥甘草湯

芍藥 四兩

炙甘草 四兩

法如前

問曰：仲景每相桂附以回陽，此只用芍藥乾姜者，何曰：斯正仲景治陽明之大法也。太陽少陰從本從標，其標在上，其本在下，其標在外，其本在內，所謂亡陽者，亡腎中之陽也，故用桂附之下行者，回之從陰引陽也。陽明居中，故不從標本，從乎中治，所謂陽者，胃陽也。用甘草乾姜以回之，從乎中也。然太少之陽，不易回，回則諸症悉解。陽明之陽，雖易回，回而諸症仍

在變症又起，故更作芍藥甘草湯繼之。少與調胃承氣和之，是亦從乎中也。此兩陽合明，氣血俱多之部，故不妨微寒之而微利之，與他經亡陽之治不同。此又用陰和陽之法。

桂枝辛甘走而不守，即佐以芍藥亦能亡陽。乾姜辛苦守而不走，故君以甘草便能回陽。以芍藥酸收之性，協甘草之平降，位同力均，則直走陰分，故脚攣可愈。

甘草乾姜得理中之半，取其守中，不須其補中。芍藥甘草湯得桂枝之半，用其和裡，不許其攻表。

○右論疑似桂枝症上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傷寒論註卷一終

